

梦里的童年

马 蓝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梦里的童年

马 蓝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875 插页2 字数73,000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8,2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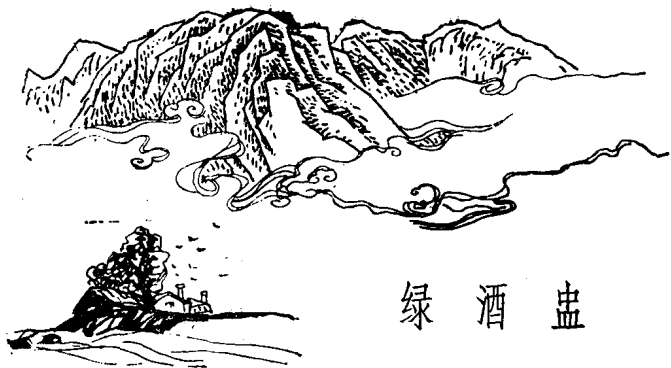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: R10024·3948 定价(三)0.33元

内 容 提 要

世代相传的传统节庆——清明、端午、春节、元宵等等，曾经在旧社会艰难的生活中给人民和孩子们以欢愉；在农村，这些节日活动，更是劳动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创造。本书作者以童年回忆的抒情散文形式，对此作了生动的记叙，其中洋溢着旧时浙东山区农村浓郁的地方风味。这一切，对今天的少年读者都是陌生的，具有生活上和艺术上独特的吸引力。作者还描叙了处于不平生活中的小伙伴、长辈和师友，并从侧面反映了旧时代农民乡亲的贫苦境遇，感情诚挚真实。

目 次

绿酒盅	1
鸬斑花	18
青	35
年 景	45
元宵灯影	64
端 午	80
草台班	96
新谷登场	111
白马湖	124
薜荔墙	141
题在篇末的几句话	151



绿 酒 盅

酒盅村，你们听说过这个地方么？

我敢说，没有。你们谁也没有听说过酒盅村。

酒盅村这个地方，从地理教科书里，你们是找不到的。《中国大地图》和《中国分省地图册》里，也是找不到的。即使是最详细的军事地图、历史地图里面，也没有这个酒盅村。因为，它太小了。在全中国千百万个大大小小的乡镇村庄之中，它真正是个只有一丁点儿大的小酒盅。它呀，就是我外婆家所在的村庄。

如果不是碰上今年这么个大热天，我也不大会想起它。天气越是炎热，我就越是想酒盅村，——哦，到酒盅村去避避暑，那该是多美的事儿呀！

外婆家在一个深山坞里。那里一向是个十分偏僻的地方。尽管山明水秀，绿树浓荫，可是从来没有

旅行家去旅行。那里的夏天是很凉快的，可以说是一个避暑胜地。不过，谁也没有到那里去避暑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每年夏天都消磨在酒盅村，享受着那里的山水，享受着那里的凉风，还有清幽的月色，悦耳的虫鸣和吃不完的果子……；但是谁也没有对我说，这是避暑。

我家住在一座小县城里。比起大都市来，那个县城也不过是个山里的大村庄。县城里的人家举目四望，看得到的地方都是山。出城几里路，就到了山里。每年夏天的这些日子，多半收割完了早稻，拔起了豆箕，种下了荞麦；农家照例有一个短暂的闲暇。这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确是如此。大人呢，说是农闲，还是得下地，起早落夜忙个不停。做父兄的为了给我们歇夏，总是让我和弟妹们一同到外婆家去玩儿几天。

外婆家在离城二三十里的西乡，地名酒坞。传说，全县的泉水，就数那里的好。那里的人用古法酿酒，能做出十分香醇可口的“竹叶青”“女儿红”；甚至有人夸说这泉水本身就有酒味，多吃了醉人。山坞里大大小小也有三五个村庄，外婆家所在的那一个村庄最小，又在山脚下的水荡边上，因此，很自然地有了这么一个好名字：酒盅村。

解放以后，整个酒坞已经筑为水库。从酒坞流出来的溪涧，也改筑为渠道了。可是在我小时候，出城就是溪。许多条“哗哗”流着泉水的小溪，都是从西乡山坞里流出来的。沿着溪有一条用青石条铺的小路，蜿蜒曲折地穿过一座座小石桥，一个个竹林和近城的小乡镇，渐渐进入了山里。满山遍野的金银花灿烂地开着，野薄荷和苦艾散布着刺鼻的清香，蛱蝶在草丛里追逐着……。即使是独自一人，在这种路上走着，也不会感到寂寞。小路一程比一程高，平坦的石板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变成了石级。回头一看，才发觉自己已经从平路走上了半山腰。

山野里出奇的静谧，只有不多几声鸟啼和蝉鸣，一有人声走动，鸟不啼、蝉也不唱了。路上忽然又传来“叮叮冬冬”的琴声似的韵律。你说，这是什么响声？是泉水，是从山上奔流下来的山泉。它冲激着路边岩石生成的石床，四壁产生共鸣，发出了这么奇妙的音乐声。

只要一听这泉水的音乐，我们就知道已经走到地名叫“十八拐岭”的地方。这里一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，说是十八拐岭上有十八个小洞窟，每个洞窟住着一个弹琴的小仙女。泉水的声音就是她们的琴声。这是山里人对泉声的想象；我是从小就相信

的。就是现在，也还是有些相信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上岭的时候，总是精神百倍，一点也不觉得山路陡峭难行。

人拐了十八个弯，泉水也拐了十八个弯；一路都是泉水潺潺流着的山涧；一路都是听不完的仙女的琴声。弟弟妹妹在拐这些个弯的时候，爱大声叫喊着计数：第一个弯啦，——第二个弯啦，——第三个弯啦，……数到第十二个弯，已经看见山顶。这时，路旁出现了一座永远破落的、却又永远不见倒塌的凉亭。凉亭是跨路而筑的，亭子没有后墙，那里是一大片平整光滑的石壁，颜色黝黑，黑里泛青，上面长满了苍翠的藓苔。石壁上面的岩石间，覆盖着茂密的荆棘、藤蔓和不知名的野生羊齿植物。山上的泉水就象一面水晶帘子似的紧贴着石壁倒挂下来，水珠飞迸地落在岩石下的清潭中。那一片清脆悦耳的声音，那一股扑面而来的凛冽的寒气，那一个破亭子里的清幽绝俗的氛围……，我相信，任何人都会以为自己到了——一个仙境。

山里人似乎并不欣赏他们的泉水。本来么，泉水多了，也就不再稀罕。在凉亭里，终年都有一口泡满金银花茶的茶缸施茶；那是居住在附近的一位看山老人奉献给过客的一份好心。据说金银花清热解毒，

又治痢疾、牙痛诸病；小孩子吃了不生疳子。而这种金银花满山都是，并不比野草值钱。我们是城里人，不爱喝金银花茶，倒是喜欢喝泉水。尽管年年都从亭子走过，可从来没有去喝过金银花茶。登山的路上，拐过第十二个弯，不喝足泉水是决不上路的。有一回，我们出于好奇心，还到山上去寻找过泉水的源头。——我们一直以为泉水是山顶流下来的。爬到山顶，才知山顶并没有水源。后来在山上见到了这位看山老人，他告诉我说：“不用找了。山顶哪有泉水？那股泉水是地底下喷出来的。就是酒坞的水，也都是地底下喷出来的。”可不是么，整座山都是石头，只有半山腰有那么几条岩缝裂开口子。泉水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了出路，小白兔似的一只只钻了出来。

从凉亭眺望二十里外的小县城，也是很有趣的事儿：灰色的轮廓线，象小朋友用铅笔画的圆圈，若断若续，圆而不圆；那就是残破的城墙。圆圈之内，五彩缤纷，象只画家的调色碟子；在天光云影的影响下，不断溶合变化。但是，当我们一想到大热天，多少人都拥挤在那么小的一个圈子里时，心里不禁有些怜悯起来：你们怎么不到酒坞的十八拐岭来呢？

休息了半晌，我们在泉边洗了脸，洗了手，继续

登山。半山以上，风越来越大，如果我们不停顿下来追捕雉鸡、小水鸟这类可爱的小东西，十八拐岭的山冈是很容易翻过的。

山下是一个幽深宁静的山谷，酒坞已在眼底。郁郁葱葱的草木中，山谷象是个绿色的鸟窝，分不清哪是水，哪是山，哪是树。下山的路上，只听见竹篴、松涛、泉鸣、鸡啼、牛叫、犬吠……；偶而有山外来客，就会惊动山里的一切。首先是满脸泥浆的赤膊孩子们，然后是在晒谷场上忙着什么的老妈妈、小媳妇；大姑娘也有，都梳着长辫子，但赤脚穿双布鞋。他们一齐赶到村口来，立在路旁，用好奇的眼光迎接我们。山乡的客人是属于所有的人家的，多半有些相识，所以我们一路上都得招呼着，从“外公”、“外婆”、“舅公”、“舅舅”一直到喊表哥表姐，同时还要婉言谢绝他们的拦路邀请。

最后，我们来到了外婆家所在的酒盅村。

这里是酒坞所有山泉溪涧汇聚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大的水荡。水荡的水从东面的谷口流出去，下游还是一个山坞。那个山坞下去，就是螺堰，算是到了底。酒盅村只有十几家同姓人家，村舍都是依山面水沿着山坡建造。从高处俯视，它好象是浸没在水里一样。如果下山之后再往上仰望，你就可以领会

“酒盅村”这个名字，题得多么贴切。它真象是酒盅，一个绿色的酒盅。酒盅里还有酒呢，那个水荡，也真象是酒盅里盛着的酒。它是一个醉人的地方。

外婆一听见山路上连续不断的狗吠声，就算是得到了报告，带着小阿姨远远迎上来，听见我们几个外孙齐声叫着“外婆”，她忽然哽住，不能应声了，只是我们看得出来，她已经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因为她撩起了衣角，还在揩眼睛呢。每次见面，都是这样。外婆没有儿子，只有几个女儿。外公去世得早，女儿也大多出嫁了，身边只剩下个最小的女儿。她的名字叫做兰，但只有外婆叫她名字，我们只能叫小阿姨。母女二人不但寂寞，也没有人帮她们干活。我们到山里去歇夏的日子，多少能帮她干点粗活，而且她的冷清的家，也一下子变得非常热闹了。

在旧社会，酒坞那样的山区十年中有八九年闹水灾。一场大雨，“酒盅”就涨水三尺；下十天半月以上，水荡的水又一时宣泄不出去，“酒盅”就盛满了苦酒。住在最低处的居民，就得一步步往山上迁移，免得水荡暴涨，人畜、房屋都被淹没。最可怕的还是山上那一点田地，差不多全是小块的梯田。雨水一多，水土流失，很难长出庄稼。我们帮外婆家干的活，多半是筑堰修坝，排水防涝这类事；还有跟这有关的是

一些无益的迷信活动：祈晴，求雨，迎神，祭祀。外婆他们老一辈的人看来，这些活动比干前面那些活更重要些，而妇女是被禁止参加这些神圣的社会活动的。

说起水，我还得讲一讲山里的“自来水”。——山里那些年就有自来水了？不。那是山里人的“土自来水”，家家都装的。他们用半片半片的竹筴连接起来，做成露天的水管，把山涧里的泉水引进了家里，这就是他们的“自来水”。水缸，髹髹，罐罐，都贮满了，不用关自来水龙头，就生水自己跑掉。这种自来水也是准确的晴雨表，天要下雨之前，往往是山头先下。泉水跑得快，它一浑浊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就跟着来了。

风狂雨暴、山洪暴发的日子，对于我们城里的孩子，是紧张而又快活的。我们巴不得到风雨中淋个痛快，乘机去干点淘气的事。可是外婆和小阿姨这时却是显得很惊恐，手足无措，神色忧伤地说：“唉！阿呆在这里就好了。你们这么几个小孩子也帮不了多少忙……”

阿呆就是外婆娘家的侄儿，比我们大几岁。他家住在酒坞东边一个更深的山坞里，就是我说过的那个螺堰。那是一个螺丝壳似的小山谷。论地势，比

酒盅村还要低好几丈。阿呆因为离酒坞近，成了外婆家的常客，或者说是她家的半个雇工。不过，他是从来不算工钱的。

说来也真有点儿奇怪，好象是谁给螺堰打了电话似的，外婆正在盼阿呆救急，阿呆就冒着大风大雨及时赶到了。他是一个精壮憨厚的小伙子，胳膊、小腿肚上，尽是突出来的栗子肉，紫棠色脸上，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黄眼珠，再加上一张阔嘴巴，说起话来，打雷似的响。他虽然名叫“阿呆”，看起来也有点傻不楞登的，其实，很聪明伶俐，人也挺好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阿呆一到，万事大吉，家里家外的活，一天半天统统都会做好。自然，这里面也有我们弟兄几个的一份功劳。

阿呆干完了正经活，就做了我们的孩子头儿，率领着我们到处去摸鱼捉蟹，掏蟋蟀，掏松鼠。外婆家的后门口靠山，门槛外面就是“自来水”。竹篴下面，泉水的馀沥汇成了一条小溪沟，从后门绕过窗下，流到前门，在那里跟别人家的小溪沟会合，流出村口。这条沟里我们真不知养过多少小鱼，也养过许许多多蜻蜓和小虾。但是，过了一夜，它们都象长了翅膀似的，逃得无影无踪。

天井里有一株老桃树，树根生在山坡上，桠枝却

倒挂下来，盖满了天井上空。我们爬上窗口，用一个长柄钩子就能钩桃子吃。这株桃树据说还是外婆嫁到酒盅村来那一年栽的，到我的少年时代，已能结拳头那么大的红桃子，每年能采两三担。外婆为了款待到她家歇夏的外孙们，年年留着，等我们去时才开摘。因此很多桃子已经熟透熟透，从桃仁里长出了琥珀似的桃脂，几乎不能入口了。

上树采桃子，又是阿呆一个人的事。他象一个猢猻似的在桢枝间跳来跳去。采桃时，小阿姨和我们就在树下接住他扔下来的连枝带叶的桃子。那桃都是烂熟烂熟的，打在头上象一摊子果子酱。小阿姨为了逃避阿呆扔的烂桃子，又是躲，又是笑，骂



阿呆是“坏东西”，发誓说等他下来要好好“治”他，还要告到外婆那儿去，明天就撵他走路。但小阿姨从来也没有“治”过阿呆，第二天也没有撵他。甚至过了许多天，天也晴了，也没有撵他。

在酒坞这地方，一天之中就中午的太阳猛烈。只有这么一会儿，太阳当空，一直照射到酒盅村的谷底。外婆还怕我们中暑，把我们关在家里，让阿呆看着我们打个盹儿。我们哪里睡得着觉！不是拖着阿呆去捉鱼，就是拉着小阿姨撮桃核儿玩，一刻也不停。——那种游戏，乡下叫做“捉七子”。玩法很简单：抛起七枚桃核儿，让它落在手背上；手背翻个身，抓住其中一枚，作为“种子”。捉七子开始时，要把这枚“种子”轻轻向上抛起，乘它没有落下的间隙，赶紧抓散子中的一二颗在手里，直到把散子撮完。谁先撮完，谁就是优胜者。“捉七子”的优胜者常常是小阿姨，而阿呆在这种游戏中，真的成了呆子，常常要给小阿姨捉住打手心。

“捉七子”玩够了，我们就敲开桃核，剥出桃仁来，在灶下的余烬里煨着吃。那也是一种别有风味的小吃，味道有些象花生。吃了桃仁，还是玩桃核。这次是把桃核的肚子两边都磨平，钻一个对穿的小洞，一点一点掏出桃仁，就做成了一个哨子。我们各人吹

着哨子，上山去玩。有了这一种联络工具，就有了各种信号，再也不怕失散。同时也可以哨子发出的信号向外婆报告，我们到了山上什么地方。

如果阿呆不在跟前，而外婆又把监护我们的任务交付给小阿姨的时候，小阿姨却要逼迫我们认真地打盹儿。我们躺在阴凉的竹簟上，听野蜂在桃树上嗡嗡喧闹；“自来水”在竹筴中小声的奔跑；一只蚰蚰儿和一只纺织娘在石缝里唱和着……，听见的声音越来越多；后来又有一个似乎从午梦中突然惊醒的知了，迷迷糊糊地叫唤了几声。它的叫声也慢慢低沉，变成了自己的催眠曲。等到一点声音也没有的时候，我们也进入了梦乡。

山里的人勤俭，晚上都睡得早。我们城里去的人却没有早睡的习惯。全村都睡定了，我们还缠住阿呆讲故事。阿呆想早睡，就讲鬼故事吓我们。可是他越是讲得怕人，我们越是爱听。连小阿姨也悄悄从床上起来，听阿呆讲鬼故事。为了这个，我们常常要乘凉到后半夜。这时的酒盅村仿佛沉到了水底，空气好象也变成了冰凉的水。山头的月亮小得象一颗晶莹的冰丸，在清澄的碧空中散发出寒光。满山竹木在夜风里飒飒作响，偶尔还从远处传来一两声凄恻的狼嗥……。我手臂上的汗毛森然耸立起来，大